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永榮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六 中集二十二

明 顧清 撰

北游稿

書簡二十三首

荅黄提學希武書

辱示新編古文大成纔一觀即為陳守取去方以不能終卷及面請所疑為恨忽枉長牋乃知編録者執事之

意而成書出白下諸賢且不鄙屬為序引将刻之弊邑以嘉惠後人執事之意甚盛而僕幸挂名編首其何説之辭然而不能無復於左右者則亦有故一者憂病之餘意緒荒落平居操簡往往終日不能以句而陳侯即日鳩工自揣無能為役二者中有所疑未及面請漫爾綴緝手與心戾三則執事所舉半山之言實有深省蓋此編壓卷以出師二表昔人擬之伊訓説命其他宗工鉅儒固有六一翁之所學焉者而僕於師錫相去可知

使序此編其於着糞佛頭竟亦何異是固未敢祗領而自聞命以來一二日間不相知者往往繆爲責望而難以形言此又僕所深畏而不敢當者萬不可已亦望姑俟他日而無必於此時况子淵絶識妙詞一夔足矣而何俟區區也禮幣二端謹原封納陳俟所方命之罪尚得負荆不具

書名大成而所編無幾且去取多可言者又當考校之際故辭之其後易名會編或有取於愚言也

回陸子淵 來書為希武索序

某頓首相望百里思一見不可得洛下游從之盛宜昔人之興感也示諭大體之說甚善當其時念不至此今業已辭之奈何此還連值凶荒加以疾病閻閤哀痛之狀觸目損心於此等語言實是無意況直情而行為罪多矣惟高明察其如此而有以白之幸甚

與謝德温

昨承專使惠胙禮宜走謝而服色凶慘不可以入使臺

專令小兒代拜庭下民病極矣騖車之來衢巷皷舞謂當更生賑貸蠲除必有長策然閭閻哀痛之狀觸目損心而乘時因事為天加災使人仰屋而解體者恐猶未得盡徹于左右也勸分一事古人當此計在必行然所貴乎行之者之一其心實其政而後乃有濟至於檢放秋稅存卹遺黎為將來根本是又不可後者而側聞諸公若不以為急也憂病索居懷遠久矣無由面罄略此及之執事惠及他邦多矣惟少淹旬月活此疲人幸甚

奉西涯書

清頓首江湖闊遠不能頻奉問然夢寐間常在左右八月報至喜極而躍者久之（誅劉瑾也）荐奉教言及手書先人誌銘知圖回整暇竊以為慰即日不審尊候何似神相康寧即海內之福也弊鄉兩遭大水死亡過半而所司畏避不敢盡言幸茲清明旋為蠲省而所加已重所省甚微就其所須實亦無以辦也況比年稅法屢更田賦日益民力已盡而倉庫一空沿海戍兵不賦糧者八月

矣此皆昔所未聞甚可憂而不可曉者以生之愚此方
之地非得忠國愛民如周文襄者重整一番將來必有
不可為者天下之大必有其人伏惟廟堂留意則國家
幸甚生踰月免喪追慕罔及又未能即侍函丈舉目悵
悵因吳周舉人行奉狀問候聊及于此率瀆萬罪

與喬白巖侍郎書

清頓首奉違二載未嘗一致書遥聞大拜又不能奉賀
憂病索居知不以為罪也執事宏才積學平生所志雅

在蒼生乃今晉貳六卿職掌邦計圖回康濟此其時也東南窮困極矣獘鄉三數年来旱潦相屬新稅既無所出而舊所逋欠積壓併徵疊派重斂貧富交盡雖有智者無能為之謀也以是知郡陳君具疏哀請謂生當辱知愛託致懇誠欲望早賜敷陳曲從所請以全一郡遺黎之命清實目見鄉邦凋瘵之極故不復以僭率自嫌先哲有言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論卹民於仁人君子之前尤當不以為罪也遂菴先生早晚計入朝不敢

輕具書然爲執事告者即所以爲先生告也仰冀垂念

千萬不具

與陳都御史德卿書

間歲久不奉書中臺得人爲天下賀然吾人所以望先生者誠不輕也先生必有以副之張廵撫在蘇猶未有聞到此殊振作凡積歲累年巧斂苛征之弊一一敗露且糧耗折徵盡復文襄之舊簡易明白姦無所容萬口稱快若終始無他又可爲東南賀矣此公老兄平昔所

許故敢以聞亦以為賀也然文襄法均惠溥不利小人
喜者雖多而阻之者亦不少切望留意主張無徇曲說
此乃一方民瘼之所繫而非為此人也清擬以冬間畢
三兒嫺事聽教期在春末未間惟千萬為國自愛不宣

三兒繼聘陸氏禮書

某頓首河南郡親家待聘閤下清託處鄰封聞高風久
矣長谷之波一葦可杭而未嘗獲面以無先為容也邇
者以天之福猥以小草仰附喬松遂使頑兒獲配賢女

惟盛族為三吳之望由漢迄茲而陋宗參四姓之間如邾視魯其為非偶所不待言閣下崇執虛謙初無擇於寒素而僕也仰承受眷又敢忘於佩銘月屆小春日涓上吉將遣委和鳴之羽敬先陳菲薄之儀撫篚篚而懷慙知其瀆也顧室家之有願庶其亮之統巽親慈併賜揮納不備辛未十月初八日某再拜

答張宗周工部書

鄉人自白下還傳致厚儀及手書見教為惠甚厚至以

近事為僕所目擊而使道其所以然則前哲有戒不敢犯也欲終默默又似乎視同室之鬬而閉門且非執事所以見教之意也前歲之冬去歲之春親民者以復熟粮為第一義鞭撻之苦所不忍聞蓋嘗力言以為復熟易徵粮難恐将来受累又嘗以書極陳其利害而終藐然前令陳君會計正税外畝加一斗六升報灾八分以上新令至復熟二分畝加二斗視舊加十二萬四千有餘石矣至五月水復至後又欲畝加一斗七升僕又以

書言于新守陳侯始得停止時縣司惟承察院發放而
行府公初不知也若當時再加此數則今日所查不止
二十八萬而已然實以為侵收入己則不然蓋民間實
無可徵紙上則富倉中則貧前後所加太半猶在民也
而歲報籍冊皆云成熟有徵實禍虚名皆諸公自取也
復誰咎哉然此既誤矣若承勘者公為核實明與區分
若干為已徵而在官若干為民間之逋欠已徵而侵盜
者明正其罪逋欠而未入者具以實言則受罪者無詞

而虛報者猶可分豁縱使受徵猶不失臣子之義也今聞乃欲據當道稽考之文為各保徵收之實不辨有無不分等第槩坐侵欺入已之罪均追二千餘石之米使力皆可辦尚必有辭而況其決不能也異時縲絏充庭怨讟盈耳省司按文而索取民間據實而喧訴此時諸公亦未知所以為計矣以理言之侵欺固有罪枉勘亦有條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然此已然又有見行者張公以粮書作弊害民而復文襄之法文襄以官田稅重

而派以輕賫檢扼稱量至平允也今乃以納粮之多寡定人户之高卑官田額重而粮多昔之納輕賫者也今反以為上户皆白粮與白銀是歲米賤糶三石可納銀一兩民田額輕而粮少昔之納本色與白粮者也今反以為下户皆納輕粮與折色當重者反輕而當輕者反重文襄之法固不其然而張公初意亦不若是之顛倒矣原夫論粮定户本出張公是欲以西江之法施之南畿而不察風土之異宜任事者徒欲逢迎以取悅而不曽為小民思慮

況折色先儘重粮亦張公案也而何為獨不從也又有進於是者張公臨行論及舊欠以為民困極矣今歲一合不徵此衆所共聞也而鄉里紛紛帶徵如故以一秋之稔而併徵二歲之逋令出于上則張公為失信于人出于下則吾不知其何說也張公稽考精明從來未有民以為宿蠹盡去獲更生矣而困若益甚怨聲載途蓋任事者但知承迎實闇于事使前此作弊之渠魁陽坐監房陰總歲計然則事何由而理民何由而安也僕家

居二年連值凶歉目穿心瘁庶幾小康而復見此所惜者張公精力之徒勞所痛者鄉邦民力之重困因執事垂訪冒昧一言方今盜賊遍南北其端皆起於不平萬一於桑梓有絲毫之益雖得罪君子所不辭也

答喻太守書 閏五月十六日流賊掠瓜洲東泊焦山將闚江陰常熟喻來問計

日來警報狎至執事焦勞為民厲兵飭備一方之民所共戴仰竊伏田間偶有鄙見欲以奉聞而軒蓋下臨不及面悉敢託墨卿布之知不足采而猶復云云蓋將為

執事廣咨詢之路以終庇我民也

其一曰不拘常格用人夫兵以氣為用以心為主未有心不固而氣壯氣不壯而能殺敵者府城戰卒素寡只得僉點民丁此常格也然驅市人而使之戰猶連雞而使之飛放鴨而使之搏兎必不克矣區區之愚每謂境外之寇誠可慮而境内之鹽徒深可憂蓋此輩出入江湖習慣冗險手足既便心膽亦粗平時犯法負罪無自新之路一旦聞警易生邪謀今若開以大信結以厚恩

擇鄉里大家素為此輩信服者使各舉所知釋其前愆撫以為用民丁使之守城此輩使之出鬬既收其心且得其力一舉而兩利也

二曰設險當識形勢夫賊在鎮江小沙左右殺掠其東即江陰孟瀆河又東即常熟白茅塘又東南即太倉劉家河古之婁江又南即嘉定上海之松江黄浦賊遠來無鄉導必不敢捨舟深入即敢深入必由此數路以吾松言則黄浦一路乃要害宜守之地若城之西古浦塘自蘇

州來秀州塘自嘉興來城之北通波塘自崑山來崑山又自常熟來賊必破此數州縣而後乃到此果爾則亦難與敵矣故愚謂黄浦一路當嚴設警備以素有恩紀為民所信愛者守之前古虞潭之備孫恩近歳石知縣之備施天泰具有調度今宜訪而行之而更加以嚴固若跨塘橋即古浦塘路張士誠之逐苗獠葛指揮之擒錢鶴臯皆自此入然其勢非今賊比也兩日閭里訛言欲以土塞斷橋路此必不然夫我可以往彼不可以來

此制敵之要也此路可斷通波秀州二塘又可斷乎即欲先事過防亦必於上流湖口泖口作家計如守黃浦之法萬一到此則捨舟而陸亦莫之禦矣

三曰綏督責以安人心兩日警報之來市肆驚擾田野傳聞勢必加甚自頃追督逋租牌帖四出官司日一比限糧里乘此害人又僉報糴米大户用一指十民間騷然平居已無固志萬一寇至有閧而走耳求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難矣夫居常之與臨變事心不

同逋賦之與失民罪亦有間區區之愚謂宜斟酌重輕暫為停緩應有勾督追呼之類權與抽回民見官府以地方有警而緩徵科則貪黠民丁整飭守備彼亦知是急務而安心無怨矣民心安而後可以守可以戰矣書生之談迂闊類此惟一覽而置之幸甚

時管粮馬姓者督已已庚午逋租甚急故及之其後又有以引寇為言撤沿城民屋而以為利者

答王叔武

清頓首頃從喻府君得書具聞别來動靜甚慰懸企鐵
郎書跡清勁稱其嘉名學力之進亦如此矣不知乃翁
復何如且區區連遘家禍索居幾十年平生故人杳然
如隔世外不遐遺如吾兄真空谷足音也東吳連歲饑
疫死者無筭北土餘殃近復波及幸遂殄滅所損已多
此輩亦老兄所謂豪傑者邪喻公人西還附此乃弟姪
俱在陶鑄中屬筆致謝意榮昌杜青玉其至親也仰慕
春風蘄得備弟子列藥籠中物固在所不棄也闊遠千

萬自愛不宣

與程時昭

奉別久聲問闊焉此月廿四日蔡惟明至作鄉榜會坐者七人南望馳企惟明行附此代面長寧隸衡州不知在巡屬否凡百垂念不待鄙言也大參李年兄副憲徐年兄不及書同此致意七人者曹司憲孚若趙冬官天常李戶部元復安給事汝礪錢進士與孝及惟明與僕也

答王叔武

辱書存記欵曲惠扇極精尤感荷也若更多亦不厭耳僕五月到京觸暑多病近始稍寧同館惟德卿抑之相近往來其餘落落如晨星思往時相聚之樂真一夢也小兒承尊問今日遣從抑之講四書因叙謝偶及不敢令奉狀也榮擢近藩相見非遠臨紙不勝馳望

答羅整菴太常

清頓首近熊峯少宰行託奉一緘葢闊焉無是者幾十

年矣使至辱書存記深至感故人之不遐遺然星鳳之云非所施於斯人也自遭家難已分作田野人疎散益甚此來殊不相入飽食安居懷愧無地而又何以承尊教也出處之說前書略及之高明所以自處既得之矣過此以往殆非面莫究也風還率爾盖臨紙惘然不具

答天章原復時盛斯徵忤中人逮捕繫獄故二公有書

使至得書惓惓體國憂時之意覽之愧歎天下事有變有常若此者變也非可以平例言也斯徵聲蹟已著諸

公亦多知之當無過慮若大體則固已若是矣徐生詩不意遽達左右子美復出亦當小差人豈不自知邪呵呵希文及來使信物俱到何以奉答但增愧耳鄉閭田不及種者三之一餘則大穰此亦憂國者所欲聞也今日寒甚握筆如彔書不能成字不具

答喻太守三月初八日喻以入覲奏乞蠲逋賦

清頓首奉違忽已踰月使車在途伏計安穩露冕行春耄倪歡戴此其時也生之凡再見所奏已行然不能盡

如雅意葢司徒猶爲史君亦以夏災爲重惠也錢老人求撫公書爲作數字别封奉呈進止惟命恐猶吾崔子耳執事誠心爲民鬼神相之事當必有功富鄭公自云青州一任勝在中書十年此可爲知者道也

松江夏税不多皆併於秋徵秋田熟則麥雖不收税亦足矣是歲准夏災三分計米二萬四千石有奇於存留數内停免兩縣存留夏麥止七百石竟成虚惠而御史以爲既免夏税又告秋災遂不聽

理事不考實而徒執文移此民之所以病也御史

山東華珩也旣歸遂以墨敗云

與劉文瑞

清頓首東牀高選名動士林掟書在門諒惟歡慰此諸郎先路也見為僦居於寒寓前巷諸甥之來頗足棲止老兄每有北游之興此非其時邪果然則向所謂小軒山石又增一段嘉話矣千萬决策餘留面罄不具

答喻守

清頓首莊欽知印人還曾奉一書繼領手教且獲覩副章誠意懇惻而辭旨哀痛松人困苦之狀如在目前三復增歎以為當路見之必將有感而漠然仍以常語應之聞之令人短氣且以放免參提作人情發落此俗吏應酬之常套不意生之亦為此也地散言輕無能為役人還索報南望太息而已已已庚午之災阨於下而不得達今日之事達于上而不得行此固松人之無祿亦運氣之使然也執事之心吾人知之鬼神知之有可以

為之生路者尚惟不替而益加之意幸甚

回張宗周參議書

清頓首得書仰見知幾有勇不為物役之高致此執事平生所自立而僕所深知者也然以為真老而病則恐未然而銓司公論亦自有在所以推志未容即遂君子律已守官能不失其正而已至於寮寀之間掩垢匿瑕成和衷之美在古人猶為盛德况雅道之陵夷至于今非一日矣瀾倒風靡者既不可收拾而吾人知自愛者

又過為崇峻使人望而避之而惟彼之趨則世道終何賴焉僕自前年到此即有去志而覊絆牽聯有未能直遂者聞公此舉恨不飛步相從而復以此勸公則愚意蓋可見也若欲使之枉尺直尋為自容之地則不惟公所不為而亦非僕之志矣聞考功舊嘗同官甚相推重其所欲言于執事者亦若愚所云恃舊敢悉布之惟察其誠而略其率直幸甚

回孫德成都憲書

時昭兄至得書具審撫鎮之餘神衛多福迂懶聲聞闊疎每蒙存記尤感作也今歲同年會者十九人二十四年有此可謂極盛遥瞻使華不勝馳企因時昭奉簡申復匆匆不宣

奉晦菴少師書

清菲才末學早蒙陶鑄得從縉紳先生奉違十五年聲問闊疎而本源所自未嘗敢忘於心也執事功成身退超然物外與天為徒方時多艱俛仰彌切因民懷宮諭

行敬問起居壽帕登科録二事隨上初寒惟萬萬為道珍嗇以永遐齡是祝不備

奉守溪少傅書

門生顧清頓首座主守溪老先生執事違遠弗獲頻候問然夢寐閒時見顔色秋來尤數方時艱虞碩德雅望鴻冥赤霄如執事者固天下之所仰賴使一日復居廊廟則天下可知不知生民命果何如耳清菲才忝進迂拙少通逐隊隨行恐恐然懼失其故步為門下羞伏惟

不賜麾絶而時有以督教之幸甚子容殿讀行適在冗中奉狀不謹併希台照不備

答吳太守書

前月蘇州水災奏至諸公訝弊鄉獨無曽奉一書且謂方此民艱執事必當有處伻來正慰懸望第所勘報尚不及此間所聞計省諸公大有善意亦恨其少方此商度欲於起運數内量求折色以副感心俟有定論當續奉報蘇城改造民運舟閫甚不便執事倘欲倣例且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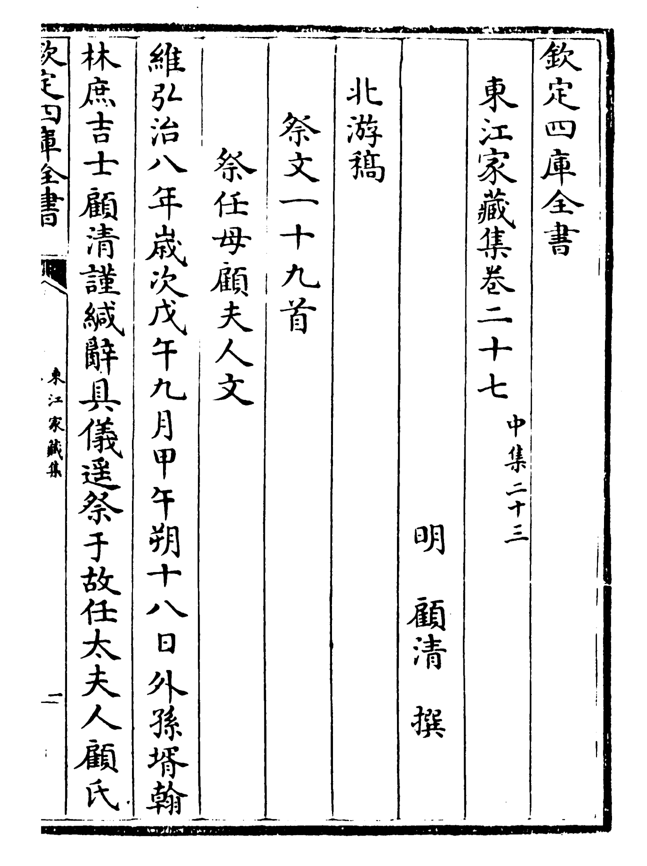
從容俟訪見的實亦當布聞也人行匆遽餘不能一一

答葉一之侍御書

使至獲覩水災副章體國憂時之意溢于言表而指陳經畫條理粲然使廟堂之上如身到閭閻而日見其疾苦者近數年來未有此章奏也幸甚幸甚所可惜者蘇松壤地鄰接而松又居下流水患之來宜有次第而獎鄉檢報反輕於蘇徒知取疏導車救之名而不顧其實此其責蓋有所歸而不得以為執事望矣又二縣之災

均作五分亦失高下之等撫公使節尚遥事在臺下檢覆通融必將有處因使還索報聊復及之執事心乎為民當不以僭率為罪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六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七　中集二十三

明　顧清　撰

北游稿

祭文一十九首

祭任母顧夫人文

維弘治八年歲次戊午九月甲午朔十八日外孫壻翰林庶吉士顧清謹緘辭具儀遥祭于故任太夫人顧氏

之靈曰嗚呼清自弱歲學于門墻夫人目之謂可教訓出入顧待異于羣兒爰命外孫締玆姻好夤緣倚賴以有今日厚恩未報每用闕然百年無何凶問遽及嗚呼哀哉憶在壬子拜辭北上喜溢顏面奬藉諄諄謂我平生心於此盡賤累繼行撫諭尤切自云未艾尚及汝歸汝今遠行毋深念我誨言猶在幽明永違薄宦所縻奔赴無及永念疇昔莫能措心瓣香馳奠露此哀悃言則可盡情無可窮南望吴山不勝哽塞尚享

祭都御史唐公文

嗚呼公之儀表英偉出倫公之器度邁往不羣其問學所充固已擢賢科而躋要近其設施之效亦既殿藩屏而福生民六薦于宰司而始登憲府一忤於權近而遂以弗伸槩公之平生固亦近世之豪傑而拘拘者豈足望其後塵某生同州里忝姻親當公之進也固望其大有為於斯世及公之退也又皆仰高志於青雲睢陽洛社之事蓋將有待焉而竟止於此寧不起深痛於斯

文也嗚呼人莫不有死死而貴有聞公今已矣太末之墟俎豆若存其身可歿而其在人者固千載而常新也持彼較此則公所不得殆浮雲之過秋旻而聖眷之優渥卹典之殷蕃亦足以慰公於九原矣瓣香東拜望公儼然騎箕尾薄煙霄而臨睨夫舊鄉其將聞某斯言邪

祭楊立齋先生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九月戊午朔門生杭濟錢榮吳宗周周璽曹時信周倫顧清程杲戴銑張弘至黃明

夏從壽呂元夫白金孫忠顯宗璽張宏王軏等謹以牲醴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司經局洗馬立齋先生揚公之靈曰嗚呼先生世不謂其止於斯也先生質厚而養充識遠而器洪學富經綸而言曾不出口才高時彥而禮見其恭故其館閣蜚聲不可謂非際遇宮坊簡任不可謂非顯融而士猶以為未足以盡公也昊天不弔遽降鞠凶使華國之文徒誦于海内而為霖之望竟鬱于褱中嗚呼哀哉濟等材非梗梓跡本桑蓬辱甄收於連茹

屢親接于登龍顧兹永訣情何有終執紼登途酹此一鍾西望太行雲峯萬重幸嗣續之有託庶通家之未窮公其鑒之尚享

代家君祭先母文

維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甲子朔二十日癸未封翰林編修顧某率男清等以明日甲申葬我先室孺人陸氏于先塋今日遷柩謹以柔毛剛鬣庶羞之儀奠于祖道而言曰嗚呼傷哉昔君之歸我也遇我食貧拮

据綢繆迫于生而不暇比其中也婚喪相繼困于事而靡歡及諸子成立薦蒙國恩孫曽滿前可相樂矣而君不我留奄忽先逝追惟平生窘狭之日長而優裕之日短糟糠之義重而菽水之情孤徘徊故廬豈勝悲感臨風一奠從此千秋嗚呼傷哉尚享

祭王東山文代同年宋良佐御史作

嗚呼于作高門定國升庸祐植三槐實啓魏公蓋力耕而弗獲信造物之所隆維公居鄉彥方仲弓施于有政

卓茂魯恭乃生少宰為時人龍帝命寵嘉累錫重封優游耄期完節而終考前修而若契稽後禄其馬窮愷也備員朝列固嘗望公名如山斗乘軺南甸曽不及拜公於下風即逺有期我車復東回瞻洞庭煙霏萬重憑絮酒之一酌寄遥拜於東峯公其知乎尚享

時年八十二

祭盛宜人陳氏文代邢治中作宜人參政綸之配給事中張弘至外母也邢

嗚呼始吾與端齋參政游也則聞宜人之賢端齋歿三

十有五年矣而吾猶及送宜人之葬感今念昔俯仰曷勝端齋之厚德宜有傳而乏之嗣宜人之賢能用端齋意以托嗣續於無窮至于撫幼女飭閨門斂裕就約勤苦自將如黄門之志皆女德之至難也下見端齋其可以無愧已即窆旅溪送車闐道辦香尊酒葢遠為端齋慰而近以酹宜人嗚呼尚享

祭錢與謙修撰文

維弘治十八年歲次乙丑十二月辛亥朔十日庚申亡

友太史錢先生將歸於故丘友生顧清謹以牲醴庶羞奠於祖道而言曰惟我與君童稚論交長得惟馨益廣其游三人同心氣鋭志一挾書聯牀夜以繼日無堅不透有紛必釋當君得意拊几墮幘脱略細故追蹤古人竹帛之期衆謂狂言三十年來萬事雲變鎮鎁沉淵鉛刀充斷長沙賈傅南海虞翻古今所歎知復何論京華十年恒接宵寐歸以凶喪只尺千里病弗及視瞑而後臨對面隔世我哀曷任兹辰之良往即玄宅惟馨復病

臥不能出一觴獨酹萬感叢襟寒日杲杲逝川沈沈生死不易猶有此心君其知乎尚享

祭徐閣齋文舜和侍讀之父閣學以下同祭

臨淄之胄盛于西江閣齋之賢式是鄉邦既勤蠱幹尤篤義方蔚爾家彥為邦之光丘園孔嘉蕃錫爲來胡不憖留而遽其歸空江鶴鳴幽谷猿啼遺榮實多高蹤莫追遙望青山酹此一巵尚享

祭先君文

維正德四年歲次己巳四月壬戌朔二十三日甲申孝子清謹以柔毛剛鬛庶羞之儀昭告于先考封翰林院編修可閒府君之靈嗚呼我之别親而從宦蓋將以禄養也禄未及養而吾母先逝痛毒悔恨無以為生服已闋而遲徊二年蓋圖養吾父以補前尤也拘畏文法復此遠離而遂以永訣生平二親疾弗視殮弗躬哀經來歸痛哭柩前何益於吾親而今而後雖禄千鍾饌五鼎於吾生亦何益也永遷有期今日祖奠我父有靈其尚聞此

言尚往永寧以安我餘生以芘我後人也嗚呼痛哉尚

享

祭高竹心文

正德六年歲次辛未十一月丁未朔二十五日辛未友生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竹心處士高君之靈自我識君垂三十年敦樸之姿信實之行於古人殆不多見求之今世實晨星之在遼天八十考終子姓多賢人間之事畢矣思如君者不可以復見乃吾人之戚而奚憾焉

絜酒炙雞為君永訣者今日之事豐碑華表紀公懿行尚有託於來傳尚享

代喻守祭王同知文

嗚呼憂國奉公人臣之誼君之守官庶可無愧本簅戎務兼即田工給餉連年遭時鞠究出入危難卒以成功賢而獨勞疾用斯華君雖不言實軫予臆若考其平生類水成賢轃門贊畫清白一心終始一德又可見其源本之有自來而功業之所由積也某等目君危殆愛莫

能回兹辰永違豈勝懐感襆被而入垂槖而歸斯名不刋可以永世君其知乎尚饗

祭任竹居文

維公少而英邁晚而斂藏教于里中曲成無倦出其門者咸仰德焉清早以嫺親繆承知愛芸軒已逝幸公猶存衰絰南還公已疾病候視未及訃音遽聞嗚呼哀哉旅殯僧寮實起變故微衷莫展永愧延陵臨風一觴豈勝感歎尚饗

公諱恵字孝孚芸軒之弟貧而克孝卒停柩于堂値回禄遷于超果僧舍諸生為助襄事蓋深可念云

祭怡菴先生文

維正德八年歲次癸酉冬十一月乙丑朔二十四日戊子門生翰林院侍讀學士顧清謹緘辭致誠遣男天爕以潔牲庶羞清酌之儀昭告于先師涇府右長史怡菴先生之靈曰嗚呼清之辱于門下也四十有四年由童

而冠以迄于今夫孰非先生之教亦孰非先生之恩淺薄疎庸濫塵近列曾不能效其分寸以光于師門而先生已矣欲以報德嗟復何言先生之言行清既粗有所撰述而其家世之懿固已表著於人人惟子姓之蕃或未底于成立而遺文墜緒尚有資於討論此門下老生之責亦先生所望於後昆聞訃以來頻接宵夢意或在是而言不可分也瓣香遥拜致我輪囷清固不以死生而易志先生之英爽亦當於此而有聞幸未即泯庶

有以復而未敢以相忘也先生其果聞哉尚享

祭二弟文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十二月原闕朔越十二日兄清既聞吾弟士行之喪又其原闕日始克緘辭致儀命長男天奭奠于柩前而言曰嗚呼人生百年如露與電父母兄弟相親幾時吾生三十有三年而與吾弟别别十年而吾母棄背始得與吾弟會又四年而再别别二年而復會則吾父已亾所存者吾兄弟三人耳時艱歲歉服

已終而不能出蓋相與周旋又四年而始别則吾之志其亦可知矣嗚呼孰謂别未久而吾弟竟先我而亾邪痛哉吾弟聦明機警年未弱冠已自有為爰及壯年遂爾成立亦既有子有屋有船有園有田謂我休官得相與追隨以終我餘年也而孰謂其遽至此邪嗚呼痛哉吾家本寒微然祖宗以來積德累善稱于鄉鄰及我之身遂蒙國恩凡弟子姪諸房競奭人謂此天所以為吾祖宗報而尋源知本益務培養以衍于無窮則後人

事也每思與吾弟商確略放古人義學義莊之意立為規程教養子姓使盡為好人不至驕奢縱逸棄禮冒法墜隳門戶為先祖羞而力未能及徒往來於胸中今吾弟往矣吾又繫身于官不得自遂重念天與學既未成又未更事一家內外萃於其身若非折節虛心親賢聽善則吾弟辛勤二十年之所立豈能支持睠言至此我心如焚因遣天㬎致奠䙡縷及此亦有書與三弟使訓飭天與且經理其家三弟必能行吾言天與必能從三

弟之訓吾弟雖歿而不忘其子也則亦將以吾之言為然吾尊酒臠肉不足以致情于吾弟而惓惓之意乃以為吾弟身後之謀也吾弟其聞之邪其果以吾之言為然否邪其將無所聞而莫知其然不然邪嗚呼痛哉尚饗

祭楊留耕文

年月日具官梁儲等謹以牲帛庶羞清酌之儀遥祭于誥封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留耕楊公之靈曰坤維閒氣為時生賢靈秀所聚有開必先

維公之生頴異出羣策名天府董學名藩有烈有功有學有文其在先哲三槐老泉不竟厥施錫類孔蕃三孤列卿倫魁從臣勲業文章萃公之門帝眷有加累錫重恩玉帶錦衣逍遥暮年八十考終榮名具全方今海内孰與公倫師臣釋位哀動九閽矧惟具僚誼重斯文岷江縈紆劒閣嶙峋可闞者形不滞者神睠兹舊游能弗顧存有核既旅牲帛再陳詞以酹公庶其有聞尚饗

祭劉夫人文

維正德十年歳次乙亥九月甲申朔（原闕）日（原闕）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梁儲等以潔牲庶羞清酌之儀遥祭于誥贈夫人劉母鄧氏之靈曰彤管之書内助是徵夫人之夫令德令名問母之賢觀于其子夫人之庭金玉濟濟省署黌庠諸孫繼昌沿流遡源孰濬而長遐年令終諸福斯備卹典有隆遺榮莫既某等託交令子夙仰賢風升堂已矣執引靡從幨帷在庭一薦芳醴遥望岷峨雲空萬里嗚呼哀哉尚饗

祭曹十峯文

維正德十一年歲次丙子九月巳卯朔越九日丁亥鄉友衛璋衛瓚顧清趙經周時敕戴恩錢岌周鉞胡岳曹寛山岑王臨沈鋭袁讚張明師楊秉義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儀遥祭于故都察院司務十峯曹君之靈曰嗚呼十峯而止於斯時豈無材如君則稀既豪邁而挺特又謙恭而坦夷於義利之分則一毫而弗苟當是非之辨雖百挫而不移有學有才有識有為加之以樂善親

賢之志愛人容物之懷如先生者謂無逺不到無適不宜也何青萍之暫試竟玉樹之髙摧將彼蒼之無意豈吾道之云非然而僚友懷其義官長惜其材凜直氣與正言粲麗藻而清詞其取諸身雖約固天所以大其後之遺也璋等誼聮桑梓氣染蘭芝方逺離之在念遂永訣而長辭春與秋其幾日奄山川之凄其望髙雲而掩涕悵㑹合之無期諒久要之未忘庶斯言之有知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文正公文

維正德十一年歲次丙子九月己卯朔二十日戊戌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梁儲等謹以牲帛庶羞清酌之儀敬祭于故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正李公之靈曰嗚呼貞元間氣會于公身正而不亢直而能溫孝友之行足以儀于邦國忠清之志可以質于鬼神食天禄者五十三年而家無贏產參機政者十有八載而門無雜賔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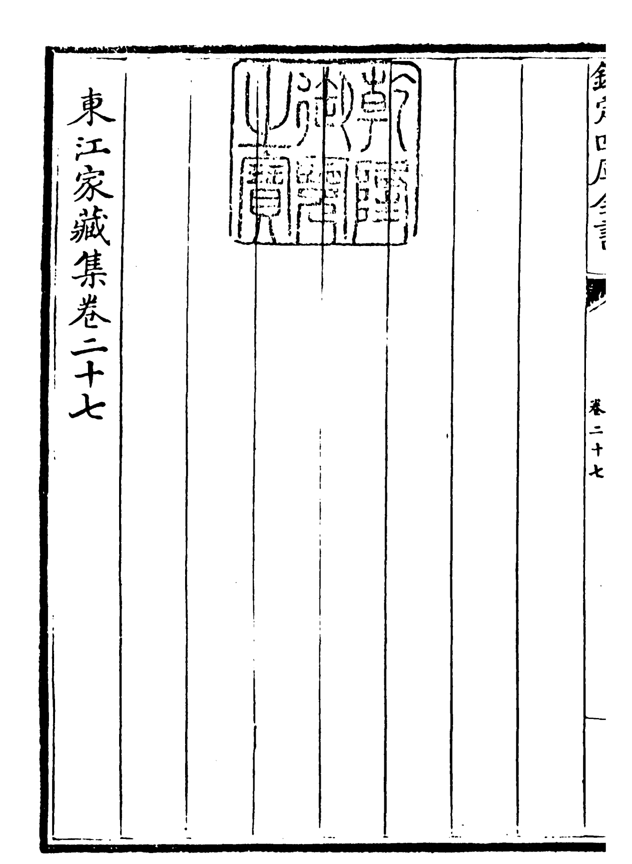
舉天下無足以投其意好而所為汲汲獨世道之與人文用以結深知于先帝荷末命于投轄當其震撼擊撞盤錯糾紛勇者蒙難而削跡懦者毀轍而迴輪徐握其機默運以神或掎其後或逆其先有縱有操維義之徇卒能掃兇豎之烈焰清皇路之妖氛蓋昔人云泰山喬嶽人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物不可以數計而周知者惟公其有焉至于文章翰墨本經綸之餘事急流勇退乃庸人之所難惟夫虛静之天終老靡晦憂勤

一念未死常存此古人所以負天下之重服天下之心而公之所以見先帝於九原也儲等從公也久飲德惟醇望獨樂之園如將復起誦愁遺之誄悲不忍云素車臨載酹此一尊此又昔人所謂上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也先生其聞之乎尚饗

祭喻府君文

維正德十二年歲次丁丑正月丁丑朔十五日辛卯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松人顧清謹緘辭寓儀致

祭于故松江知府内江喻侯之靈嗚呼侯之云亡忽已更歲世途紛紜益感淪逝維侯之心我則知之專於為民他或有遺小夫沾沾意淺望厚一違其私何事不有蓋棺論定身往心存君公之思公乃在民我早識侯侯亦我諒闕訪疑詢維民之障降命何短為德靡終民也無禄侯則何恫苗殘莠芑鸞伏鷙起有槩予衷豈惟我里高鴻西逝凄矣予悲寄奠一觴非以其私嗚呼哀哉尚饗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八 二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永榮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八 中集二十四

明 顧清 撰

北游稿

行狀五首

明故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柱國宣城伯衛公行狀

曾祖貴贈特進榮禄大夫左都督追封宣城伯

祖炳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追封宣城伯

父青驃騎將軍都督僉事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追封宣城伯

公諱穎字源正松江華亭人世力農畝祖炳當元季應募起田間隸水軍萬户府太祖受命炳杖劒來歸從征討四方累立功輒以讓同列竟終于行伍父青倜儻有氣概勇而善謀用炳舊功授薊州衛百户受知太宗策勲累官都督僉事卒有子十一人公行在第二母夫人

特愛之曰興吾家者此兒也未幾兄頤卒無子公代為
濟南衛指揮使正統初選督山東漕運領京營操以勇
幹聞己巳之變從山東入勤王奉旨領五軍三千神機
諸營兵建議募勇敢士收合散亡調各都司兵實京城
修沿邊關隘為戰守計當搶攘中意氣慷慨籌策整暇
人倚以安九月內署都指揮僉事陞同知以薦陞都督
僉事十月也先犯郊畿公率兵邀擊於黃花鎮連戰西
直門高梁橋琉璃河海店楊宣務吳梁橋多所殺戮又

尾擊之於紫荆關以當先功多陞都督同知内出蟒衣玉帶以賜尋奉勑充總兵官同武清侯石亨守宣府還督團營兵丁丑英宗復辟陞左都督賞白金綵幣三月掌前軍都督府帶刀日給光禄酒饌賜寶鏹蟒衣文幣有加冬十一月録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柱國宣城伯食禄一千一百石子孫世襲封三代皆如公官爵妣皆伯夫人仍賜金書鐵券十二月奉勑充總兵官掛平羌將軍印出鎮甘肅戊寅至甘肅時邊徼造逆謀入我

疆議者皆謂萬全之計務持重輕動小衂損我國威公獨奮然排羣議勒兵擔衆鼓行而前連十二戰大破之敵震駭遠遁邊人歌之閣老㠯泉岳公戍鎮夷爲序其績爲之賛辛巳六月敗西番於凉州時都督毛忠率衆行邊遇敵猝至被圍於十三里鋪敵勢盛監軍以下皆震恐公曰安有敵困我師而不救且彼得志此城將不保遂躬冒矢石戰而前敵披靡不敢近卒全師歸甲申番族把沙作亂公率兵深入大敗之擒斬俘馘獲馬牛

羊器械無算是歲憲宗即位召公還掌左軍都督府事調前軍丙戌録甘肅功加禄米一百石勲號散官如故丁亥掛征西前將軍印鎮遼東女直毛隣犯邊公據險設伏以待其入甜水站遣都指揮崔勝敗之又敗之於西河屯獲賊馬并掠去子女畜産甚衆上覽奏嘉悦降勑褒諭以疾乞歸命守備鳳陽調南京連上疏請老詔還之北京俾食其全禄以伯歸第實成化十一年八月也越十有三年當弘治戊午正月二十八日以疾薨距

生時永樂辛卯八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八訃聞輟
視朝一日追封宣城侯謚曰壯勇自初喪至塟遣官諭
祭十有五賻布百匹所以憂卹之甚厚公偉儀觀語音
如洪鐘天性明達遇事有謀而能斷自為指揮使太保
成國朱公深器之期以遠大後卒為婚姻甫冠都督公
卒公哭幾喪明撫其孤弟妹及羣從子弟皆有恩意在
軍中士卒有貧不能婚死而無以殮若塟者必捐俸賙
之憫人之窮濟人之急故所至得士死力河西荒遠士

鮮知學公請立學校擇子弟之秀者教養之大修孔子廟及文昌先賢諸祠出俸貲買田以供廩餼士無醫藥為選子弟百餘人教之方脉散置諸城堡以待病者西土之知學而人無札夭公之德也其鎮遼東移鳳陽惠亦如之中都士大夫為元戎八政詩歌詠其事云公雖世家子愛賢禮士惟恐不及諸子皆遣從名人游見者無少長必與之均禮以家在松江而都督公塋歴城每過二邦人如見親戚存問故舊叙述平生極其欵曲曰

吾老矣水木本源之意吾後人安知旣謝事角巾私第故時部曲率為顯官歲時候問皆拜于牀下公以子弟撫之其卒也皆哭之如喪其親初娶嚴氏封宣城伯夫人繼金氏子男三長璋為公後次瑶先卒次瓚女一適豐城侯李勇卒孫男五人錞錕鋹鑑欽女七長適靖遠伯王憲次適金吾左衛指揮使楊瑄餘在室惟公身事四朝敭歷中外首敗强敵遂以顯名凡三掛印為總兵官西平羌渾東捍遼陽守鳳陽金陵皆根本重地所至

成績載其勲庸建號胙土為王虎臣忠勇之性老而彌篤每三邊有警輒扼腕歎息有馳志伊吾之意而談者亦恨公老謂如得起公坐之邊城海徼無足憂者予生後以鄉曲故數得侍公嘗一日邊報急廷議出師而將臣有聞命卧家者公迎謂曰上寛恩至矣予問何也公歎曰敵在邊將官稱病而上不怒非寛恩而何予問即真病奈何曰病不至於死行而死於途可也嗚呼公之言論如此其建立功業而垂名不朽豈偶然哉昔漢戍

帝時西戎有警上命諫大夫楊雄即趙營平凌烟圖像為之賛方今邊圉弗靖赤囊日馳如公宜亦睿思所不遺者而適以告終賻卹褒贈邦有常制旂常竹帛史有明法而幽堂之蔵墓道之刻必有鴻儒巨筆發揮其盛以昭示于後來者謹述歷官行事狀如右備採擇之萬一謹狀

先祖遺善府君行實

公諱顯字文顯別號遺善世為松之華亭人曾祖諱貴

一妣李氏祖諱秀一妣施氏父諱文理妣沈氏貴一以下皆不仕皆以善行稱于鄉李氏性嚴毅訓飭子孫必以禮門庭肅然無敢嬉謾者鄉之言家法整肅者必歸焉公其仲曾孫也生而端重童時入鄉校動守矩度不煩其師至終身無失色于人者性孝愛篤於宗族文理公晚年康健喜賓客公承候顏色甚得其歡心鄉隣會集或夜分乃返公潔枕席具湯茗立候於門至扶掖以入既寢然後退如是者以為常雖隆冬盛暑無變也姑

之夫沈贅于我有二子公視如同氣與共案而食者五十年既而欲分我所有且自名其便利如其欲與之曰男兒當自成立豈藉此終老哉隣人或詐侵我地公見而不問家人以為言公徐曰爾曹但努力彼能侵之彼子孫未必能守也已而果然娶沈氏先卒公時年三十二傍無侍人有謀為繼室者公嘆曰吾既有二子矣若娶而不愛徒傷吾心遂躬自撫鞠終其身不再議長孫清始生公視之喜甫能言即日置膝前屈指數一二指

四方以教之稍長授以古孝順詩及名賢詠史等作所居臨市有酗酒喧閧及屠殺者輒攜避去之不使見諸孫夜集則誦康節誡子辭使聽之曰吾願汝輩為上品人但教汝為善即不可不從也所授書累卷皆默誦無一遺忘性惡酒尤不喜茹葷雞豚魚鱔之類見其殺即不食至一蟲一蟻不苟傷其生皆出于中心非有所畏慕希覬也閒居終日端坐見人小過輒掩覆之惟妄言及暴殄天物者即切責不少置平生惟一再入城手不

執鉄兩纎嗇之器口不道市井機械之言目不識官府耳不聽淫樂身不蹈危險僇辱凡不義之事鄉黨內外不問遠與近識不識語及之必稱為善人不肖逮事公二十年參質見聞卓乎庶幾其無愧者公生于永樂巳丑四月十四日卒于成化辛丑八月二十四日年七十有三子二長即吾父以不肖貴封翰林院編修次琦孫男八人長即不肖次積天次慎次勤次勉亦夭次山次崧次巖女二長適唐誥次范夔皆士族曾孫男五長天

曩次天叙卒次天秩天申延齡玄孫男應陽女一换玉天叙以下公皆不及見云初公之喪遭家多故歴八年至弘治戊申正月七日葬縣之修竹鄉吉麗橋之西原祖塋之次沈氏祔焉自葬至今又十有六年矣而墓石未立家君恒以為念乃令斬焉衰絰將歸於故林如又弗圖實懼無以拜先祖墓下且無以慰家君用敢具録舊所綴行實為狀再拜進之執事者伏惟賜之一言振而發之以耀于無窮存歿萬幸謹狀

先考可閒府君行實

先君諱瓊字良玉別號可閒世家松江之華亭曾祖秀一祖文理父顯皆力穡務本敦行孝弟聞于州里而顯之行尤著鄉之人識不識皆稱為善人大學士西涯李公表其墓所謂遺善處士者是也娶沈氏實生先君五歲失恃與弟琦咸鞠於遺善翁時已嶷然有奇氣未冠知自立伉不下物遺善翁外兄沈氏以智圖據吾所有翁不與校先君毅然曰安有祖父業可俛以與人者走

白于官盡歸其所據里正任君宗明颺言于衆曰吾昔稔知其不可如其父之不言何今定矣其意蓋兩賢之家嘗有遠役不肖生未晬沈度先君憚行邀重貲爲代先君挺身往且不資其助所至人敬愛之卒事還視他歲費省十三四自是無敢侮者曰顧氏有子矣始産得不肖甚愛之九歲遣從友蘭張先生受小學復遣受詩四書于怡菴任先生所以禮兩先生者甚至不肖夜歸必課所讀書或令背誦能終卷不遺則喜否則譴怒隨

之不肖之克知章句以得從搢紳後者兩先生之善誨亦先君有以感之也性倜儻質直不為煩文末禮而篤於倫敘遺善翁没後歲時宴聚必感泣至老猶然與弟琦白首相懽無一言間遇人有患難必極力拯之當其所往雖刑禍在前不顧至出錢物為人解紛間有負者或因以招謗亦弗悔也與人交不疑其欺有所言必信於所弗直雖至親必面折之然不以留于心明日有善亟稱之如未始有前事以是人無怨者久而皆信服焉

於財利不屑屑遇所當用不計朝夕鬻貸有不善必直以告人雖滯弗售不悔貫貸不能償者或舉以與之豪邁闊略未嘗朘剥以為利役智以御人而人皆附之凡有興作衆驩趨之惟恐後回視他姓有強而弗赴者矣不肖忝仕籍親賔來賀者曰君今可以閒矣先君喜遂以可閒自號弘治丙辰以長孫授室來京師諸公作可閒詩送之西涯李公為之序戊午不肖官三載推恩封翰林院編修階文林郎時不肖兩弟皆成立先君日無

事乃作可閒亭於後圃葺别墅於謝家泖之陽扁舟往來於其間與弟琦及故人賔客相娛樂者十餘年當其適意引滿浮白雖少年不逮也正德戊辰夏東南旱先君從鄉大夫禱諸祠宫徒步行數里歸而熱甚風于庭遂以得疾小間復作九月初增劇語諸子孫曰吾今年七十三與吾父同壽足矣惟不及清歸歸則以吾言示之十三日戊時竟不起嗚呼痛哉先君生正統丙辰正月二十六日至是享年正與先祖同配陸氏同里人東

直處士聚之女先六年卒子男五長即不肖次積慎勤勉積勉皆早卒孫男七人天夔天叙天秩天申天與天佑夢熊天秩縣學生天叙亦早卒夢熊公訃至後卒女二曾孫男三應陽應寅應辰女一卜以明年四月二十四日乙酉葬遺善墓次殮用布衣先君無恙時所自製也兹將具事狀乞銘於西涯公凶斬荒迷言無倫序敢借重執事加之筆削使公無重煩得早賜脱稿存沒幸甚

故刑部尚書致仕東湖屠公行狀

公諱勳字元勲姓屠氏先世嘉興海鹽人後海鹽析平湖故今為平湖人别號東湖從其地也高祖諱亨一曾祖諱澤民有德不仕祖諱湘考諱機俱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楊氏妣陸氏俱贈夫人公少而穎異該覽羣籍為文辭典贍閎肆天順壬午試鄉闈時年十五提學副使篠菴張公奇之謂可魁一省既而下第篠菴搜落卷得公文稱歎久之曰考官主偏見而不識義理玆

士之不遇命也由是兩浙皆知公名成化巳丑擢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分司清江浦督修造運舟持廉秉公通融物力未幾百廢具興有題詩驛亭以美其事者總督漕運淶水張公鵬豐城李公裕總理河道三原王公恕交章薦之滿考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所處皆劇曹剖決如流而手未嘗釋卷嘗曰士當無書不讀無事不究其自厲如此故所至皆著能聲尤為尚書林公季聰所倚信凡大獄有疑及事干權近者必舉以屬公京師

無賴子曰季勝者結偵事官校誘其主之子福為私鑄而發其事蓋將欲其產也獄成福減死戍邊衆知其冤而莫敢問林密以咨公公毅然曰刑將以弼教也尚何顧索其卷為直之以福之罪罪勝而歸其所有京師人盛稱之都事林某倚中人構訟蟠互不可解侍郎盛公曰非屠君莫能辦也公覈實奏上有旨下錦衣覆讞蓋其人將誣構公然卒從公奏奸黨皆得罪至於勘吉安之酷吏讞大同之冤獄典刑以正公論以伸而公直聲

勁氣隱然於朝著矣甲辰陞南京大理寺丞在公卿間年最少而風采凝峻議論明正雖素倔强號不下人者皆斂衽敬服焉弘治辛亥擢大理左少卿始至上言十事多見采納若暑月疏決囚徒兩京一體五歲一遣官審録州郡刑獄著為定令而方石謝公之起用亦自公發之也漳州温文進作亂朝廷憂之公奉命往視梟其首惡而散其黨與一方帖然是夏方苦旱訖事而雨閩人至今稱之甲寅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順天等

府兼整飭邊備公常以京城近輔役重賦煩彫敝已甚而宛平大興二縣所設庫夫壇戶旛夫羊氷瓜戶等役動以數千計昌平縣在諸陵之下供億浩穰而計丁養馬與諸縣等尤為繁重乃條上區畫倍加存撫人以密雲孤懸有警救援不相及潮河川積石漫衍守截為艱黃花鎮拱護諸陵而守備單弱奏分薊州為中路以密雲建昌為東西二路使互相策應於潮河川作捨城虎落具蹦石布蒺藜鑿坑窖而於其內累石為城蓄育人

馬於黃花鎮增置營壘及戍卒若干人三路既分潮河
黃花皆有備由是兵勢聯絡賊不敢犯至今賴焉熊兒
峪有寄操騎兵營去水十餘里鑿井數丈皆堅石馬日
止一飲馱水至用十錢坐此困弊豬圈頭關地平衍不
當阨要每春夏雨水汎溢營壁傾圮調隣路修築兵人
苦之公至歎曰無水而安營捨要地而屯沮洳皆兵之
忌也乃奏移寄操營於熊兒峪之南平谷移關於豬圈
境外之南北水峪兵既得水又有出境耕稼之利歲省

卒戍數百人軍中歌馬寶坻白龍港出銀魚歲以供薦
中官乘勢需索民不堪命麻峪山在極邊而出銀礦鎮
守以密旨索之公力言其不可有旨戒約取魚者而礦
事卒不行民深德之丁巳轉刑部侍郎時壽寧侯與河
間訟莊田而民亦以人命愬公奉詔覈實辯其誣罔而
歸田于民且言食禄之家不當言利況母后毓聖之鄉
而與民爭尺寸之地尤非所宜同事中官錦衣皆難之
而公奮不顧然卒蒙施行人尤以為難丁内艱起復改

左副都御史復侍郎乙丑陞右都御史正德初上郊祀
耤田幸學三事援據經傳傅以時事歸其本於講學而
以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為講學正心之要乞常
以進講識者韙之丁卯陞刑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乞奏
請必先關白公執不從曰如此是二君也瑾用是銜而
公亦力求去加太子太保玉帶麒麟服以歸命有司月
給俸四石歲給輿夫四名終其身葢公之立朝其始終
大節而上之待公亦厚矣公生正統戊辰正月初十日

卒正德丙子十月初四日年六十九元配陳氏贈夫人繼淑人牛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男六人應塤正德辛未進士授禮部主事調兵部﨑考得推恩進公階榮禄大夫次應坤中丙子順天鄉試次應圻應坊應埈俱太學生應埈以恩廕其季曰應埏女三人長適嘉興所千戶項鏞次許嫁太學生黄鳳儀次許嘉興所百戶鄧某應塤應坤應坊應埏皆楊氏出應圻應埈皆牛夫人出長女出陳夫人其次亦牛氏出也孫男一人女一人葬

以某年某月某日公在刑曹以詩名故太師李文正公尚書吳文定公禮部侍郎方石謝公皆與之倡和清家食時則嘗聞公名公巡撫東郊又親見其行事及逆瑾時士習一變毀方瓦合喪其平生者何限或終不免焉而公卒以善去怡情詩酒樂其天真者幾十年而終子孫競秀繼武青雲者方來而未已也如公其可以無憾矣乎公官八座階一品以禮始終朝廷哀卹有典葬宜有誌神道宜有碑應墳等將乞言于當世君子請錄公

行事為狀備采擇焉不得辭庸次第如右謹狀

明故南京刑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謚清簡

樊公行狀

公諱瑩字廷璧姓樊氏系本周樊侯山甫之後世望南陽十四世祖諱盛宋仁宗時户部尚書贈金紫光禄大夫子清歷翰林學士尚書左丞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謚文懿與弟河東節度使湍從高宗渡江僑寓常山之疊石自是為常山人曾祖遜國初舉明經授遼東都指

揮使司都事始遷繡溪祖浥永樂中薦授清河訓導考文檢別號素軒博學多藝能隱居不仕以公貴封監察御史與清河俱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祖妣江氏妣徐氏俱累贈夫人公幼敏悟好學未冠知自尅勵屏居山寺潛心義理蓋冬不爐夏不扇者凡三年景泰丙子一舉捷鄉闈天順甲申登進士引疾歸養久之拜行人司行人奉使西川餽贈皆不受土官作却金亭以表其清成化辛卯擢監察御史山東盜起奉璽書追捕

不旬日得其渠首以歸清理淮陽軍所條畫事宜至今為例已亥按雲南以檄諭交人中其要害交人懼而納款中貴人左右撓法衆為公難之公開誠與語為定要束有犯者痛繩之曰吾為爾息言也貴人悟而自戢後卒以善去德之終身丁素軒憂服闋知松江府松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後法在人亡弊蠹百出其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權豪索債無虛歳而倉場書手侵盜害人虛入詭出移新蔽陳衆皆知之而未有以處公至晝夜

講畫盡得其要領曰運之耗以衆皆齊民無所統一利歸狡猾害及善良而夏税軍需糧運綱用與凡供應織造走遞等費皆出自秋糧餘米既收復糴展轉迂回此弊所由生也乃請革民夫俾糧長自運而寛其綱用以優之税糧除常運本色外其當變易者盡徵白銀見數支遣部運者既關係切身無敢浪費卒事皆有餘貲掌計者又出入有限無可蔽藏而白銀入官視輸米又率有寛剩民懽趨之於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而田野之

間無復雖究吽吸之患公方考尋文襄立法初意舉其偏弊而通融之以為經久之計如清水鄉竈丁草蕩以絕富人之兼并革收糧囤戶以潛消糧長之侵漁取布行人代糧長運布而聽齎持私貨以補不足皆有寬恤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法於他州俾悉遵之以母憂去在官不二載松民懷之至今弘治初命天下舉異才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以公應詔稱其明慎廉潔堪任臺憲吏部尚書王公恕聞之喜曰薦人當如

是矣將驟用公而未得其所庚戌起知山西之平陽明年即以為河南按察使時河溢境內漂流數萬家公躬詣賑䘏所全活甚衆河南錢穀於北方為浩穰巡撫徐公欲考見本末而衆難之以問公公曰視萬猶千視千猶百夫何難顧某非識耳徐公以屬公於是部吏鉤考不旬日宿蠹一清衆皆服之七月陞應天府尹京府素稱難治守備蔣琮尤怙寵作奸與言官奏訐連歲所蔓引罷黜甚衆而事終不決公承命推鞫初若不與異者

琮覘知之不為意最後及山陵龍脉事琮遂得罪去公
在府屢治大獄舉法不阿類若此是舉衆尤稱快謂絶
類王沂公之去丁謂而公恒自以不足也應天故有常
例錢數千緡以給宴勞公至悉罷歸之民及壬子鄉試
乃出其在官者助場屋費是歲清忝薦名鹿鳴禮設甚
盛而民力大省公之惠也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尋改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廵撫湖廣兼賛理軍務錦田賊與兩
廣猺獞為寇聚衆幾三萬人公謂賊如此理不可盡殺

不開其生路將致死於我乃下令除首惡必擒餘悉貫
不問賊聞之稍稍散去遂得其倡亂者十八人置之法
而牒其餘歸本貫兵不血刃一方以寧於時巡屬水旱
連二十州而諸藩府繕修未息公私困獘衡州等處且
乏鹽公奏通廣鹽收其餘利以助工作給賑濟又奏停
綾紗紙銀數萬兩奏減襄府琉璃瓦料以常瓦參之奏
止安陸州展北城以益藩府地凡省費數十萬故年雖
祲而民不甚病以疾乞休致總兵官鎮遠侯顧溥上疏

懇留謂公之在任官吏畏其威軍民懷其惠疾不至甚
政賴以和從之將失衆望而公請不已章三上許歸就
醫藥閒居七年未嘗入城府家人遵教飭無絲毫過知
衢州府沈杰御史石玠張恕等交章論薦而大學士長
沙李公尚書鈞陽馬公華容劉公都御史浮梁戴公輩
亟稱之于朝辛酉以舊官起撫治鄖陽改南京刑部左
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廵視雲貴時公年幾七十
矣單車屏從躬訪利病雖巖阻炎瘴人迹所不到處一

一履行奏劾鎮守及廵撫官罪狀黜不職文武吏千七百餘員修城池勵兵馬賑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有為土官獄其牛數頭不還者聞公至走訴之公還其狀曰汝第歸彼今歸汝牛矣已而果然且詣公伏罪公慰而遣之他土官聚兵讐殺且攻城有司不能制以白公公奮曰吾在賊敢爾邪不去當直擣其巢穴舉其族覆之語聞即斂兵退其為蠻夷所畏服如此召為南京刑部尚書疏决無滯犴獄幾空乙丑夏公晨興若有所發瘖

即上章乞致仕五月孝宗賔天公哀痛感切至於朞月
章四上乃得請有老成清慎之褒月米與夫之賜逆瑾
用事擿其門隆平侯承襲事落職為民又以守松江日
減官布以蘇民困事責輸米五百石公怡然受命然自
是家益貧戊辰十一月十八日以疾卒又明年瑾誅詔
書盡復公官秩而公不及見矣公為人誠慤簡易不事
邊幅於世味泊然未嘗有所好布衣蔬食僅適口體陋
室敝廬僅取蔽覆鄉隣老稚耕夫牧豎皆接以欵誠至

或拍肩而與之問對蓋其質任自然如此而聰明果決
遇事立斷通而有介正而不迂在言路抗顔直論聞者
縮頸更二郡食俸飲水去之日一物不以自隨宦途來
往四十年水行單舸陸走雙輪而已一時正人君子交
口稱之而沮之者亦力公常先覺急流中輒勇退故不
為所制而卒全其高居家孝悌事素軒公意承色順未
嘗有違忤伯兄早世撫其孤不異已生子孫皆授以恒
業愛而能勞農月盛暑坐竹兠使舁行田間曰非徒視

稼將以勤之也故公雖處高位而子孫皆朴愿勤學無貴驕氣内教使然也為文章若不經意而詞采秀發體裁簡嚴遺稿數百篇皆可諷誦尤精藻鑑留意人材至松首濬日月河曰吾聞此河通狀元出也明年錢福薦闈後一舉遂魁天下其他後進經識拔者多知名邪説異端無所信入疾且革徐以為戒曰吾平生所為無不可與鬼神言者卒三日門前地忽陷有聲如雷亦可以見其所感矣公生於宣德甲寅正月初四日及卒享年

七十五夫人同邑徐氏太學生晢之女簡黙厚重事姑嫜孝待家衆有恩稱賢配焉初封孺人進淑人再進令號後公二年卒年七十六子男三長堆次堊俱太學生堆早卒其季曰金女一適彤山徐銛孫九鋭鏞鏊銑鑑錡銓鏕鉉鏊銑俱縣學生女二皆幼公既以忤逆瑾去官卒之後家復殘於羣盜子孫總總草葬博望鄉華棠里尖山之原已夘六月堊當就順天試始克以其事聞詔有司治葬如制賜公祭者二賜徐夫人祭一贈公為

太子少保又以公居官守義平易正直應古謚法合清
與簡以易公名於是輿論翕然謂直已從命而不枉道
以求合者於茲足以勸矣清故為諸生嘗辱公知薦名
于鄉又公為之勸駕嘗為史官焯德耀功其職也敢即
平所撰述參以所見聞加删潤焉為樊清簡公事狀一
通俾乞言於當世君子備史館之編録其緒言遺事採
摭不盡者將别録以傳謹狀

東江家蔵集卷二十八